



读碟

前不久,本埠有一个迷人的影展:“作为一个女人”成瀨已喜男映画回顾展,共放映了七部电影:《愿妻如蔷薇》《饭》《母亲》《女人步上楼梯时》《放浪记》《情迷意乱》和《乱云》。

从前迷小津安二郎,而成瀨已喜男的电影,对我来说,也是部精彩,“作为一个女人”,影展已清晰表明了主题;高峰秀子的出色表演,又为这个主题增添了魅力。其中《情迷意乱》被认为是成瀨少有的表现女性心理的电影:女主礼子和丈夫结婚半年,丈夫便在战争中死去,礼子打理小店十八年,却因要建超级市场,不受夫家其他成员待见,唯独丈夫的弟弟向礼子表达了爱意,弟弟比礼子小11岁。爱,还是不爱,礼子会如何选择?这是一部讲述欲望和抵抗欲望的电影。除了男女主角出色的演技,成瀨较小津更丰富的电影手法,比如火车上一场戏,演员、摄影机和外景所构成的空间运动,有力体现了人物内在心理。成瀨有他自己的电影风格,包括运用好莱坞手法,强化了他所描绘的典型日本日常生活。和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相比,他是一位被低估的导演。幸好有这样一次影展,在黑漆漆的影院中,沉浸、感受和用眼睛触摸大师的光影,真是影迷的福气。

前段时间,正好集中新看和重看了能收集到的成瀨电影影碟,成瀨的电影,除了影展放映的七部,其他像《浮云》《稻妻》《晚菊》和《流浪记》,甚至早期珍贵的几部默片,像《无止境的街》《与君别》《夜夜入梦》《小人物,加油吧》和《非血缘关系》等,都非常精彩。

成瀨的电影,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一定会喜欢,他们的题材和类型有些相似,都是庶民剧和家庭剧。早期他们在松竹共事时,老板认为“松竹不需要两个小津”,成瀨自此离开松竹,到东宝发展,遂成就一番大业。其实,他们两人还是有差别的。是枝裕和在一次访谈时说,他受成瀨的影响多过小津,因为成瀨比小津来得更悲观。手头有一本奥蒂·波克写的《日本电影大师》,其中说道:“成瀨的影像反映人生乃无可逃避的磨难,这较小津的作品更显阴郁。”他的电影,虽然不像小津那样“无为”“无常”,或者说,人物顺天应命,安于自然,但是,诚如奥蒂所说:“他作品中坚定的人物却从来不会放弃。”《成瀨已喜男的电影——女性与日本现代性》作者,加拿大人凯瑟琳·罗素也说:“在他对社会变化的描绘中,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不是‘失落’,而是‘希望’和‘失望’的表述。”像《女人步上楼梯时》,即使女主生活不顺受到伤害,但她仍必须坚韧地活下去:“不管天气如何寒冷,树木仍然会开花。”

成瀨和许多著名女星一起合作,像原节子、田中绢代等,但拍片最多的当属高峰秀子,共拍了十多部。高峰秀子是昭和年代的国民电影女神,她之于成瀨已喜男,就像田中绢代之于沟口健二,原节子之于小津安二郎,可以说,是成瀨激发了她的艺术才情。高峰秀子自传《我的渡世日记》,似乎对成瀨着墨不多。有人说,电影世界外,两人关系不太融洽,但无论如何,高峰秀子最出色的电影,比如《女人步上楼梯时》《情迷意乱》《稻妻》《浮云》《女人的历史》《放浪记》,是成瀨执导的。高峰秀子说:“作为演员来说,和他共事无忧无虑,心情舒畅。”书中,她回顾了和成瀨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他在家养病,她起身告辞时,成瀨说起他们之间的一个秘密:曾经打算拍一部没有布景、没有色彩、白色背景的电影。高峰秀子这样写道:“他那非同凡响的事业心让我深深感动,百感交集的我真想冲动地回过身去拥抱他。”即使再有矛盾,在此,也“一笑泯恩仇”了。



大鹏一日同风起(选自《中唐诗词精粹——名家绘画点评本》)(纸本设色) 戴逸如

近日得到一册王尘无(1911—1938)著《浮世杂拾》,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1990年代初,时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的我,经常参加上海一些文坛老人的聚会。1995年10月,一次宴罢送金性尧先生回寓,途中金先生嘱我为他借《浮世杂拾》。我当然遵命,但因事忙未及办理。他老人家在10月29日来信说:前悬代觅王尘无《浮世杂拾》,不知为何?念念。此书估计贵馆定有收藏,务恳设法一找,我只要借五六天就可以。如找得,乞函知。

不料金先生的估计落了空,敝馆未藏此书。他在11月14日又来信说:前荷惠允借王尘无《浮世杂拾》事,此书在上图必有收藏,弟无熟人,商借不易。兄通过单位关系,不难借得。我只要借三四天即可,也即写一篇一二

千字文章。原来金先生要撰文忆王尘无,急于参考此书。我不敢再怠慢,马上把此事办妥了。后来金先生的《尘无的〈浮世杂拾〉》刊于1996年1月20日上海

关于《浮世杂拾》

陈子善

《文汇报·笔会》。他称亡友为左翼文学的“鬼才”,影评和散文的“能手”,这是很恰当的评价。金先生还建议重印王尘无这本“传世的唯一遗著”,可惜廿五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仍未实现。而今我终于拥有了《浮世杂拾》。此书1941年9月上海长城书局初版,列为“长城文艺丛书之一”。这是王尘无逝世三年之后由友人桑弧最后编定的,桑弧还写了《校印后记》。书前又有柯灵写的《序》,蹊跷的是,“目次”上印了“序”,正文中却并无“序”。难道此序违碍,付印前

抽去?再小心翼翼翻阅此书,才发现在扉页之后“目次”之前,被撕去了两页,几乎不留痕迹。毫无疑问,这被撕的两页,正是柯灵的序。如此说来,我得到的这册《浮世杂拾》只是个“残本”。但是,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撕去这篇序呢?柯灵先生后来把这篇序改题《尘无纪念——〈浮世杂拾〉序》收入他的散文集《杂相思》(1982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从中可知,他原先主张由夏衍作序,但夏衍当时已离沪,实在联系不上,才只好由他“勉为其难”。王尘无虽然只活了短短廿七个年头,却以“浮躁凌厉”的影评享誉文坛,在左翼电影评论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王尘无并非只有“浮躁凌厉”一副笔墨,他还有另一副笔墨。

《浮世杂拾》在王尘无生前已初步编成,他还写了《小引》,开头就明确表示:“知堂先生译永井荷风的关于浮世绘的一节文字,我读了非常欢喜”。并进一步引申道:“浮世绘”是描写浮世诸色的绘画。所以,那里有浮世的趣味,也有浮世的悲哀。“唯其能哀,所以能乐”。此我之所以读了上边一节其实是悲哀的文字,而欢喜者也。这大概也是王尘无把这本小书命名为“浮世杂拾”之由来。如何评价《浮世杂拾》?柯灵先生序中这段话说得十分贴切,就抄录在下面:

尘无还有他“缠绵悱恻”的一面,《浮世杂拾》正是这一类。(写作时期,当在一九三六年秋至次年夏

秋之间。)寂寞的小街,冷落的荒园,慢泊的旅人,无依的少女,疾病、衰亡、秋风、夜雨,夕阳柳晚晴天的……流贯在这些文字里的一片愁怨,真是沁人欲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大约就是“灵魂的暂时‘软弱’吧”?



一篷红船摇啊摇

张桂柏

小时候家中墙壁上,工工整整贴着一张好看的画。画面当中,烟雨楼前,一条船儿摇曳于水中央。曾为老地下党员的父亲,一脸沉思地回忆:这船不普通,这船叫红船,装着信念,载着理想,把多少有志儿女引领向火热的远方……

后来,父亲老了去了,他的向往成了我的向往。到军营去,到远方去!千里迢迢,我入伍来到红船停泊的地方。撑撑那竹篙,划划那木桨,读读那宣言,念念那政章,顿感心头炽,过电若翻浆!自此军旅一辈子,旗帜指岁月,信念鼎胸膛,号角振戎装。无悔的是,或戍边或守海,化做红船一颗钉;或为兵或为官,永当人民一杆枪!红船,革命圣舟,英雄画舫,我的神驰与景仰!有生痴痴地追寻着您的航迹,足下一程程,心头复荡荡——我在于都河看到您的影子,啸号农工,秋收起义,星火燎原井冈;我在闽江古田看到您的影子,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铸造别样武装;

我在湘江看到您的影子,碧血清流 旌幡倒映,拭目忠魂飞扬;我在赤水河看到您的影子,神机妙算,挥师四渡,宛如奇兵天降;

我在金沙江看到您的影子,青山壁立,水拍云崖,敢问天险何妨;我在大渡河看到您的影子,桥横无路,铁索森寒,奈何勇士飞将;

我在延水河看到您的影子,甘苦土窑,拨灯把书,催生兵民自强;我在黄河岸看到您的影子,大刀健儿,青纱帐中,威凛抗战战场;

我在西柏坡漳沱河看到您的影子,三大战役,指挥若定,迎来决胜曙光;我在长江边看到您的影子,百万雄师,摧枯拉朽,席卷钟山苍黄;

我在鸭绿江看到您的影子,雄赳赳气昂昂保家卫国,打败世界强梁;我在珠江口看到您的影子,港澳回归,神州故国寸土主权对外何谈相让……

人民解放了,民族独立了。崭新共和国巍然屹立世界东方。而红船朝着更宏大目标前进前进,再出发再创造的纪录在天际间延长。

呵!船儿摇啊摇,画舫入梦来;船儿摇儿摇,童言无欺心。带着少小的憧憬,父亲的希望,我不止一次地站到红船——您的身旁。或独自一人,或参与团队,或带领同志,拳拳温先贤曾在篷仓里的宣誓,无比铿锵。戎马控您几十载,幸与红船结下缘。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天刚拂晓,两个稻田之间的小溪醒了。桑树下,落了一地的桑葚,颈珠斑鸠最早飞来了,这是颈珠斑鸠今天清晨的早餐。

我在一棵不被颈珠斑鸠发现的树后停下藏身,尽量不去打扰颈珠斑鸠尽情享受的时刻,就像我昨夜陶醉在朋友们的欢聚里,只怕午夜的钟声响起,到了分手的时刻。

野鸭很早就来到刚插秧不久的稻田里。其实,它昨晚就睡在田埂上,夜里醒来时,还抬头望了一眼北斗七星。

在稻田里,起得更早的,是一个稻农,稻田边上还有一墩墩储备的秧苗,要补插在野鸭不经意损坏的秧苗处。稻农似乎是在大地上绣花,不让稻田出现丁点瑕疵,专注的神情,让劳动成为一种爱的责任,让成行成排的稻子从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有了旋律一样的规律。整齐划一的稻田,也是稻农的一件精心雕琢的心爱的艺术品。

去往月见湖的家园的小路上,天人菊、金鸡菊开花了,白花车轴草也在花期,雪球花、石竹花、矢车菊,所有的花不约而同,都来到这条小径边上,带着花的芬芳,带着露滴的珍珠项链或者耳坠,好像是在节日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女。

飞过稻田的鸟越来越多,除了喜鹊、灰喜鹊、燕子、布谷鸟、斑鸠,我还发现了燕雀、山雀,还有一只黑白相间条纹的鸟,这些鸟,天天赋在稻田里。

一只绿头野鸭吃饱喝足后,在田埂上梳理着羽毛;梯田下的月见湖里,荷叶上刚落下一只池鹭。今年,第一次看见池鹭来到月见湖,拍摄鸟的摄影爱好者拍老师,也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在月见湖的清晨里。

从秋天鸟儿离开月见湖南飞,我也大半年不见了许老师他们来湖边拍鸟,联系我们的也许只有月见湖里的池鹭和黄苇鸂。半年的光景一晃而过,我都不知道日子遗落在园子里的哪些地方。从七八年前园子修建开始,我在园子里走着,许多人与事,一年又一年,看似淡了远了,却突然间又浮上心头。

突然,我听见了打草机的声音。我走过去看看是否威胁到那些绽放与含苞的花。所幸,他们只是在打掉田埂上威胁稻田的杂草。小径两边野生的野草野花,都已经成为园子里美好的部分,它们生长在大地上,没有高低贵贱。它们只要一缕阳光和雨露,便无私地开出自己的花朵。那些有着美好心灵的花儿,都让我心怀爱与珍惜。

月见湖的清晨

郭宗忠

战派,任务一来,就驻守现场研究方案。机场到基地,收运路线长,如何减少收运途中的不确定风险,如何保障疫情医废安全收运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王浩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流讨论多次定下方案,凭着在保障进博会、模拟应急处置埃博拉疫情医疗废物等重大任务

收运老将带出“医废铁军”

庄乾伟 金燕

的实战经验,确定了机场版“白+黑”收运模式,每天16:00,驾驶员错峰出车,穿越申城收运作业,确保涉疫垃圾的消毒、包装、暂存、转运每一个环节万无一失。每天傍晚出发、夜晚作业、凌晨归家,成了王浩和他带领的团队的生活常态。

机场地勤人员说:王浩们是“清道夫”,有了他们,机场防控才算上了安全阀。2020年,王浩被评为“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个人”“城投集团复工复产先进个人”。

今年5月21日,第十届花博会在崇明开幕,保障任务落到王浩和他的铁

军头上。王浩所在的固处公司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市唯一的医废托底保障单位。身经百战的王浩淡定地说:“我们要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崇明岛距离远、客流量大,又逢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加大了收运难度。王浩多次与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接洽,修改预案,成立专人专车的花博会医废收运保障小组,配备防护保障物资。他亲自去现场确认每一个点位的设置,最终在花博会会场选定了4个医疗点,11个观察点。

为避开人流,近期收运工作依然在深夜进行。同事说:“每晚凌晨,我们在微信群里发出‘保障车辆安全回厂’,王浩都第一时间回复‘收到,辛苦了’”。王浩就是这样一位工作起来一脸严肃,关心下属细致入微的领头人。

在医废收运岗位深耕八年,王浩精于钻研业务。2015年,他第一个提出建

立医废收运管理系统的设想并实施,大大提高了收运效率。小型医疗机构的医废收运问题他始终念兹在兹。摊开上海地图,对照医废收运数据记录,全面排摸,最初选定有近200家散落分布的浦东新区,王浩成立了一支攻坚团队,走访医院、区生态环境局,修改了几十遍方案,终于在2019年成功推出打通上海小型医疗机构医废收运最后1公里的“黄浦模式”。新模式破解了困扰上海医废收运多年的难题,极大提高了收运效能和安全隐患。他说,再苦再难也要啃下硬骨头,我是党员,党员就得带头冲在第一线。

王浩带领的这支队伍日夜奔波于大街小巷,全年行车里程达到6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62.2圈,他们从没发生过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连年获得个人和集体荣誉。

十日谈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责编:郭影

为人民服务是初心,亦是使命。明日请看《一名平凡的党员,一位拼力的金融人》。